

二十不惑

李雨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度过生日,人生也算正式迈入了“二”的关头。前几日好友聚会,他们问“孔子说三十而立,二十是什么来着?”几年前《二十不惑》电视剧很火,大概在不少人意识里将夫子所言误记作了“二十不惑”。我想,我之二十,姑且就想围绕“惑”与“不惑”讲讲。

两个月前,复旦师生一行在安徽黄山市黟县碧阳镇石亭村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

七日中,我们走进了一百户皖南农家。切身看到新型城镇化之下,电商与现代物流业对于城乡关系的二次重构,在原有的“城市虹吸”效应之下,人口流动呈现出日渐复杂的态势,人口流动曲线每一个人微的趋势变化,都有其内在肌理与映射的城乡治理难题。

留守老人独居,娱乐活动受限形成的情感真空,被“乙女游戏”中的AI男主语音聊天填补。又看到在“县中”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困境当中,诸多如美术足球特长生、专升本等特殊方式被当作一种“可复制”的升学模式与路径。短剧在58—75岁年龄女性村民群体中风靡,是否能找到社会文化心理的归因?相邻村镇因文旅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现实与心理发展落差可能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再弥合”?

直到坐在泥巴屋的小板凳上,听到白鹭振翅的声响,才切实了解当前中国乡村之现状,其实迥异于先前所知所学,我想,此即为看见的重量。范敬宜先生所谓“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当真正抵达现场,发现更多微小而细碎的事实,真相才愈发清晰,解答诸多纸面上的“惑”,给我们可持续解

文友周君问起一位曾在中学教书时为同事的武桂芳女士,希望知其更多的下落,还说她是位小说家。说她跟周君一起在中学里教书时搭班当过班主任,她为人师表、热爱学生,工作非常努力,曾为校方肯定,而学生也很喜欢她。周君给我一份他收藏的剪报,上面有一位学生在2013年5月11日《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发表的《恩师武桂芳》,说到她对班上的同学不论是听话的或是调皮的都爱护喜欢,并且同等对待。她讲课声音不大,娓娓道来,却十分吸引人。有一天,这位同学看到一本内刊对她的介绍,方知上世纪30年代,她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女作家。

经查,确实,她的不少作品发表在《鲁迅风》《离骚》等刊物上,大多反映孤岛时期底层群众的痛苦生活。特别可贵的是,她和许广平相识,后来又到她家中拜访,应许之邀参加地下刊物《上海妇女》的校对,还成为该刊的编委。后来,她跟随许外出采访,报道孤岛时期上海难民营生活,她又一身女工装束到纱厂去体验生活,写出反映纱厂女工生活的《新生》。她的作品曾得到郑振铎、巴人的肯定,评为文字优美而“别有悠远境界”,如《献金》写女子娟娟捧着男友送的鸡心金饰,考虑要为抗战捐出而不舍,后受到一七旬老者为捐出金牙,而“血涔涔而下”才下定了决心。她曾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背上了十字架》送给了许广平,在许被日本人翻墙入室逮捕时,搜出了这本书,发现了她的签名而把她抓去,曾在狱中受到酷刑灌凉水、皮棍等,但始终坚贞不屈,什么也没有说,表现出一位中华儿女的气节,可称为我中华巾帼豪杰!后来她由她先生金性尧托中共地下党特工鲁风保释出狱,不久便开始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终因婆母阻挠把她关在家中而未成。

新中国成立后,她到一所中学教书,据丁言昭女士告知,她还请了父丁景唐到学校里办了介绍鲁迅的讲座。武女士逝世于1990年6月。

岁月荏苒,光阴飞逝!有多少消失的人与事永远沉埋于历史烟云之中!令人伤怀!但在历史长河中,有些事、有些人永远都不应淡忘!正是:

孤岛笔耕志气浩,投身革命不畏艰,酷刑难改中帼志,志士抗敌情难忘!



抗日救亡中的左翼运动 (中国画) 丁小方

决问题的能力和底气。

田野调查归来后,不少成果得以见报。在学校“码字”时,思绪总飘忽间回到石亭,回忆起全村第一个用“多多买菜”最潮大婶和种地采茶不赚钱的种种叹惋。李泓冰老师说过的“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问,还存在对公共事件的好奇打量,还存在对众说纷纭的求证渴望,新闻就仍在路上”,也同石亭小卖铺女孩的颦笑一道在脑海长久萦绕,生动且活泛。

信息过剩,众声纷繁喧嚣,信息传播门槛似乎越来越低。舆论场对立撕裂,明确立场和标签之重要已经抵过寻找真相,简单情感的易煽动性已经掩盖了理性的思考与明辨,AI也不时下场凑热闹。武大骚扰事件的反转再反转,“续面”的真假假,观点如云,一语失当即能激起万丈风浪。在层层云雾中,如何让真相被看见?做新闻意味着要说实在话、说公道话,要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要接得住公众的期待,要担得起伪存真的重量,不畏言,不失言,不妄言。所谓抵得住时代的“惊涛骇浪”,意味着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贴近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

“这个世界变得越快,我们的空间就越大”,新闻系师兄王长田在今年的开学典礼上如是说。2023年我填报高考志愿时,正值“报新闻的孩子会被家长打晕”的“风口浪尖”。传统媒体进入改革激变的挑战期,外界纷扰,人人都有麦克风反而使流量追求干扰了基本事实判断,个中追求“到现场去 讲真话来”的初心,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在这之后,做出吸睛的短平快视频、人工智能影像生成的“花活”,对于做新闻的裨益才是有增无减的。

世界定义着我们,我们也在改写着他的算法。不论平台与技术发生何种令人惊奇的跃迁,“记者”二字的内核依旧是“我在”,做新闻的原点从未偏离对于真相的无限追近。

好友问我二十怎样,我一时真的答不上。

当我们凝望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在凝望着我们。至于二十何如,兴许可以在看见更多纷繁真实的世相中摸索答案。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晚清以来,四面八方的文化人来上海生活,留下了不少关于上海的文字记录,单单从这些文字记录看,上海留给他们的印象基本上是失意多、诗意少。他们把诗的记忆留给家乡,或是留给带有一点乌托邦想象的远方和田园山川,而大上海的都市生活,在他们的记忆中,更多的是一片“市声”,也就是都市的喧闹声。

记得钱理群教授的一本书名就叫《乡风市声》,他定义这“市声”是城市生活的现代喧嚣,对应的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上海的都市生活在不少现代作家笔下,确实是喧闹的,有时还让人无可奈何。看看鲁迅先生初到上海时的行居轨迹以及他笔下打麻将的小市民的夜生活,这些让一个习惯于晚上写作的文化人感到十分苦惱。茅盾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记录,还有像丰子恺先生在《缘缘堂随笔集》中,对上海的都市生活也表现得有点无奈,他无法每天与自己所爱的孩子们在一起,享受片刻的亲情;为了谋生,不得不外出应酬,做一些无聊的事。

沈嘉禄兄是当今上海散文名家中与吃关系最密切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用无尽的文字持续不断地表达对风味美食的热情。

读他的散文,尤其是他写上海饮食生活的散文,常让我为之感动。他笔下的饮食生活温情、散淡、欢欣或惆怅,在生动而丰满的细节中充满了烟火气与世故人情,也是城市生活的历史探究与现实关照。我喜欢他的文字及以此营造的气氛、情调,曾买过他的一些散文集,认真拜读,悉心体会,甚至按图索骥专程去一些餐馆品尝特色佳肴,体验一把嘉禄笔下的世俗快乐。

美食,是可以带来欢乐的。尤其当自己的生活被一些无聊事务所烦扰时,假如能够到餐馆坐下来,获得片刻的安静,品尝对自己胃口的菜肴,解除一下疲劳,那真是一种幸福。

吃喝所带来的欢乐,未必一定与食物的珍贵或粗粝存在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它所牵涉的内容实在是大有超越性了。嘉禄兄在文章中提到的一

些风味,常常让人联想到生活中的美好时光。如《妈妈是乡愁的摆渡人》《吾乡风物霉干张》《桃花鳊鱼忆童年》,记录小时候妈妈给他做的霉干张、霉干菜炆肉、鳊鱼鲞等家常菜,都不是珍贵食材,然而故园风味却编写了他的味觉基因,使他终生难忘。如今妈妈已经逝世多年,他有时也会自己做这些菜,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思念亲人。由风味承载的情感,可以变得更加立体和恒久,不知如今有多少人能识得其中三昧?至少在我内心是唤起了强烈的同感。

小时候在浙江,尽管还是“文革”后期,但每到节假日,母亲总会买一条大黄鱼做给全家人品尝。那时大黄鱼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很多年过去了,父母也都已经病故。现在偶尔吃到大黄鱼,常常会让我想到自己母亲慈祥的面容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温馨场景。所以,人到了一定年龄,吃饭也变成了人生回味。这是嘉禄兄美食散文触动我的地方,也是他的文章不同于寻常流行文字之处。

还有一点,他在品鉴某种具体特色菜肴时,很能注意技艺的传承,食材与菜肴的来龙去脉一定要有个说法。以严密的考证和生动有趣的文字来梳理食物与历史变迁的关系,食物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也可视作中国大历史的具体佐证。

这种娓娓道来的笔调,在周作人散文中有,汪曾祺散文中也有,但嘉禄兄的文章专门锁定上海和江南的风味美食,其热情和专业程度,在我所接触的散文中是少有的。他对美食、对文学、对生活、对上海的热爱,都倾注在文字里了。我相信嘉禄兄的美食文化美文一定会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读者,甚至是文学研究者,他们也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地打量并品评嘉禄兄笔下的风物和风味。真的,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美食的品鉴和写作保持那么长久的热情,并能在传统读物和网络平台上拥有众多粉丝。为此,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朋友推荐他新出的散文集《烟雨江南茶酒楼》。

二十之我,正处于复旦新闻学院“好学力行”的大字之下来回穿梭。

二十之我,幸运地在“做新闻”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追随无数师长一同跑采访,下基层,到一线,锻炼着稚嫩的眼力、脑力、笔力、脚力,幸运地将泓冰老师的“恶狠狠读书,急吼吼做事”作为对二十岁自己的要求与勉励。

二十之我,似乎处在了一个“惑”上加“惑”的境地,本科时间过半,关于职业生涯规划 and 选择的种种问题,难以抗拒,“推背感”极强。“不惑”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吗?我似乎难以给出答案,因为当我们问出这一问题的时候,似乎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惑”的一部分。有时候,少一些对人生“惑”与“不惑”的衡量与建构,已经走过的来时路,或许已经解答了无数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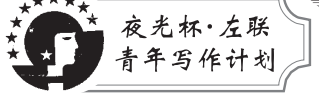
祝福二十之我,能够把镜头伸向更多的地方,能够写下更多撼动世界哪怕亿万分之一的文字。祝福二十之我们,能够抵达更多现场,看见更多真相。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三十而立,夫子恰好空出二十,留给我都来上一笔。

黄银杏,蓝的天,白的云。这和“人生秋季”无关,不过是美在眼前涌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同样地,春日的美也会自然来到笔端,柳枝抽芽,桃花绽红,一一描摹。任何季节都是好的季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能找到生命的喜悦,便可以过很好的一生。

秋只是秋,美得纯粹,也残酷得真实。它不承诺永恒,只展现当下。那烂漫的色彩终将褪去,正如一切美好事物都有期限。但正因为如此,眼前的秋光才更值得凝视与铭记。

悲秋吗?在悲与不悲之间。

秋露沾衣好读书,好的不只是天气,更是那份短暂而珍贵的心境。



一位孤岛时期女作家

卢润祥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